

映山红

嵐 晨





映山红

岚 晨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南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农村医疗卫生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从侧面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必然性。

小说围绕一所农村公社医院防治流感，支援春插和使老贫农柳福龙双目复明，使残废的贫农后代柳虎子站起来的故事情节，展示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走什么路的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搏斗。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和新生事物，塑造了共产党员杨志群等一批医务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下，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与错误思想斗，敢于反潮流的英雄形象。小说还描写了当时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展示了比较广阔的生活画面，作品情节生动，语言明快，人物性格鲜明。

映 山 红

岚 晨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32 1/32 印张13 1/4 字数34万 插图5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

统一书号：10110·32 定价：1.07元

389次列车就要开出，杨志群匆匆上了车。

啊，旅客真多！他走了七、八节车厢才发现一排座位没坐人，横横竖竖堆着几个帆布背包、塑料提包、网袋、提篮。坐下再说吧！他把那堆行李略朝里推推，侧着身子坐下了。看来，要是这里再有两位旅客，说不定就得站上一两站才能找上座位。

一阵急促震耳的铃声使杨志群浑身一震。火车，杨志群不知已乘过多少次，早不是新鲜事了；但每次开车前的铃声，总是给他一种特别的感受。每次乘火车，他都是去执行一个新的任务，迎接一次新的战斗。每次铃响车开，他都有—种战斗临近的感觉，精神特别振奋，好象血流得更急了，心跳得更快了，眼睛更明亮了，头脑更冷静了，似乎有一股—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力量在推动他前进。

这时，杨志群又一次强烈地体验着这种感情。在雄伟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车头高鸣着汽笛，平稳地曳了一长列车厢，缓缓地驶离月台。杨志群注视着车站大厦在窗外悄悄地向后移动，感到火车也和他一样，是被那种使他胸膛鼓鼓的对新任务的向往，炽热的战斗激情，不可限量的

勇气和信心推动了似的。这次，从部队转业回到那阔别十八年的故乡去工作，他的心情啊，就更加激动了。十八年了！是啊！解放前两年，也正是这个时节，他离开了亲爱的故乡。如今，已经十八个年头了。他第一次回来了，回故乡来了。从此他将长期——是的，很可能是长期在故乡，在度过多难的童年的故乡，在常常闯入梦境的故乡生活、工作、战斗。故乡啊，临近了，越来越临近了。故乡将以怎样的面貌迎接他呢？愈是临近故乡，这种悬念愈强烈。其实，他早已知道，无比确切地知道故乡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早已从报纸的报导中，从亲友的书信里知道了这一点。他还在亲身参与开辟戈壁滩的绿色花园、创建北大荒的金色谷仓时，就深深感受到这一点。解放十七年来，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日新月异啊……

冷不防过道里奔过一个姑娘，慌慌张张踩了杨志群一脚，披着的外衣碰落了他衔着的香烟。那姑娘全没理会这些，急匆匆地趴向车窗，半个身子探出窗外，激动地喊：

“再见！再见！”

“再见！小燕子。祝你一帆风顺！”窗外传来女性清脆的告别声。

“燕子，要记住，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期望，要给咱们工人阶级争气呀！”一个宏亮的男低音。

“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一定……”列车加速了，姑娘提高了声音，“好好工作！”

杨志群拾起了香烟。他一点也不着恼。吸着烟，望着姑

娘的背影，他的情绪起着强烈的共鸣。几天前，在黑龙江边的一个小站上，他不也经历了同样的离别吗？这时，那一张张送别者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多么熟悉！多么亲切！那是曾经在一起经历过战争烽烟熏陶，大戈壁烈日曝晒，北大荒寒风侵袭的首长和战友们呀！那一双双信任的目光，那一个个鼓舞的微笑，那一句句激情的勉励，他永远也忘不了啊！那时候，他心底里不也浮起了同样庄严的誓言吗？他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他心里在说：“亲爱的首长、战友们，我一定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决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

“对不起，同志，我刚才踩着你了。”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语气很恳切，含着真诚的歉意。

这时，那姑娘已转身站在杨志群面前。看上去她约莫二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红润的圆脸上有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晶莹的泪花还在闪烁。草绿色的上衣、蓝裤，披着件咖啡色灯蕊绒外套。墨黑油亮的长辫子搭在胸前。

“不要紧。”杨志群说，“这里就你一个人坐吗？”

姑娘点点头。

当她的视线落到那几乎占满整个座位的大包小包时，忙说：“哦，对不起，你不好坐。”

说着，她抓起一个胀鼓鼓的网袋，跳上座椅，朝行李架上放。一根已经磨损的提手被茶几角一挂，嘣的一声断了。刚拎过头的网袋失去了重心，一歪，乒里乓啷，网袋里的茶缸啦、镜子啦、梳子啦、牙膏啦、肥皂盒啦、书本啦、线团啦、……散落在茶几上、椅子上。

姑娘站在椅子上，脸涨得通红，瞧瞧手里蔫扁的网袋，

一摔手，气愤地说：“嗨，真是……”忙跳下来捡拾。

杨志群帮她把椅子上的包包裹裹放上行李架后，又替她拾起散落在茶几上、椅子上的物件。一本蓝色塑料封皮的《农村医疗卫生手册》，一个精致的彩色软塑料小牛，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翻了翻那一本书，页间字行中到处是红笔划的道道。他又望望那只神态活现的小牛，不由笑了。

姑娘拾完散落的物件，站起来，提着胡乱塞满、歪向一边的网袋舒了口气，然后坐下，把网袋放在双膝上，左塞塞，右按按，想把物件放得整齐一些。

“刚分配工作？学医的？”

“嗯？”姑娘诧异地望了望这个陌生人。

“爸爸当工人，你叫小燕子，是不是？”

“啊！你怎么知道？”姑娘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时，她才看清了身旁这位被她踩了一脚，又帮她拾放东西的同座人：一身没戴帽徽、领章的解放军服，帽檐下一双微微含着笑意的眼睛闪着光芒，显得英气勃勃。黑红的肤色，隐现在额头眼角的皱纹，是久经风霜的标志。两道浓黑的剑眉，配上厚实而线条分明的嘴和布满方正下颏的粗硬胡茬子，给人一种刚毅顽强的感觉。他坐在椅子上，腰背笔直，挺胸昂首，象是有使不完的精力。光从皱纹和胡茬子看，这人象是四十上下了，可他那英武的神情，挺拔的姿态，至少使他年轻了十岁。

杨志群把塑料小牛和那本《农村医疗卫生手册》递过去，笑说：“我猜得不错吧？”

新相识的同伴那种热情、爽朗的态度，叫人感到分外亲

切、舒畅。很快小燕子就不感到拘束了，她叽叽喳喳打开了话匣子。

交谈中，杨志群知道了姑娘名叫肖玉鹃。父亲是机车修理厂的老工人。她在卫生学校念书，毕业后学校准备培养她当老师，送她到医学院进修还不到半年。她却一心要下农村，三番四次要求、申请，终于被批准。介绍信开到新州专区，具体工作地点由专区分配。

“小燕子是你的绰号吧？”

“不，我乳名叫燕子，同学们就叫我小燕子。其实我哪点小哇！排队老站第三，在班上力气数我最大。嗨，真是，挂不上号。”

“小燕子会飞还不好吗？”杨志群笑说，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针线包，“来，把网袋提过来，我给你治一治。要不下火车怎么提？”

“你还会这个？”

“当兵的谁不会？”

“你贵姓？在哪里工作？”

“我叫杨志群。刚转业，工作还没定。”杨志群穿好针，低头缝缀起来。

列车在辽阔的田野上飞驰。阳光下，被犁头翻起的田泥光滑的表面闪着乌光，鳞片似的波纹在一行行泥块之间的水面上浮动。远远近近，拖拉机在耨田，耕牛在犁田。这里那里，一队队社员担着肥料在田塍上疾走。一片一片的秧田，象绿色的缎子闪着柔和的光泽。纵横交错的电线，沿着朝不同方向排列的电杆伸向远处。这一切都象是在一个巨大无边

的圆盘上，以极遥远的某处为轴心旋转着。列车播送着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迎着温煦的春风向前疾驶。

小燕子从窗口旋过脸来，神往地说：“多么肥沃的田野，多么勤劳的人民！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真的要象燕子一样在那里飞翔。”

杨志群望着小燕子沉醉、兴奋的表情，笑了。他十分赞赏这个年轻姑娘的理想、热情。

“你怎么飞翔呢？”杨志群笑问，一边熟练地缝着网袋。

“哦，不，我是说，我是说我要很好地为人们服务，为广阔农村贡献我的青春。我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我要做出应有的成绩……”小燕子忽然脸红了，“嗨，真是！你看，一切还没有开始呢！说实话，一想到走上工作岗位，我就又兴奋，又心慌。是什么样的工作在等着我呢？”

杨志群缝好了网袋，低头咬断了线，把网袋放到小燕子手里，然后把针线装进针线包，放进口袋里。他很能体会小燕子这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工作在等着他呢？这问题，他一接到组织让他转业回故乡参加地方工作的通知，就已经兴奋地思考过了。他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的战斗生活是勇气十足、信心百倍的。十八年的革命锻炼使他深深懂得了“工作就是斗争”的道理。而眼前这个年轻活泼的姑娘却是第一次踏上工作岗位啊！一个新战士，怎么可能在穿上军装、背上枪杆的那一天就能完全感受他肩负的责任的全部重量，就能彻底了解他所进行的战斗的全部意义呢？

“你也去新州工作？”小燕子问。

“不，回老家。”

“你家在哪里？”

“在盱江边上。”

“我知道。盱江是抚河的上游，发源于武夷山麓。”

“你去过吗？”

“没到过可是见过。你笑什么？地图上呀！”小燕子快活地笑起来。她没有告诉这位新相识，在分配她工作之前，她花了几个晚上看地图。停了停，她叹口气说，“我活了二十年，还没出过南昌市呢！”

“那是你翅膀还没长硬嘛。这回可是远走高飞了。”杨志群笑说，“你想飞到哪里去呢？”

小燕子的大眼睛光闪闪地盯住杨志群，十分认真地问：

“你们那里山多吗？”

“不多也不少。”

“山大吗？”

“不大也不小。”

小燕子眨了两下眼，仔细观察了一下杨志群的表情，见杨志群虽然眼梢嘴角都含着笑意，样子却很认真，不象开玩笑。

“我真渴望到山区去工作。”

“为什么呢？”杨志群很感兴趣地问。

“崇山峻岭，密林深谷，多有意思！”小燕子神往地说，“那里一定更艰苦。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磨练人的意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吧？”

“要是专区把你留在城市里呢？”

“那，那我就跟他们磨！”小燕子嘴唇一翘，睁大了眼睛紧紧盯住杨志群，好象就是杨志群不同意似的，“非同意我的要求不可！”

杨志群瞧着她那股认真劲头，赞许地笑了。

“呜——”汽笛长鸣，列车减速了。

小燕子一眼瞥见小站上有苹果卖，跳起身就向车门跑去。等列车停稳，列车员一打开车门，她就第一个蹦下去。她听说列车在这样的小站一般只停两三分钟，于是飞快地跑向苹果摊，拣了两个最大的，过了秤，付了钱，一手抓一个就往回跑。刚跨进车门，哨子就响了。她快活地想：“好险！”

车厢走道口上立着两个人。小燕子正想请他们让让路，哐的一声，车头猛一拽车厢，前边那人站立不稳，朝后一仰，碰着车厢门，发出一声压抑的呻吟。后边一个连忙伸手去扶他：“怎么，碰着了？”

小燕子这才发现前边那个年轻人左手用布条吊着，下边托着块木板。他右手护着左肘，疼得咬紧牙关，脸颊的肌肉不住抽搐，额上挂着豆大的汗珠。他没回答后边那位年纪稍大的人，焦灼的目光朝车厢里搜索，显然是在找空位子。

车厢早坐得满满的了。小燕子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两个种田人，见年轻的疼得难受，年纪大的急得神色不安，忙说：

“跟我来，前边有位子。”

年纪大的感激地望望小燕子说：“真难为你，我站站倒

没啥，他有个座就好。”说着，指指年轻人。

小燕子把苹果塞进口袋里，领着他们朝自己的座位走去。杨志群老远就站起身来，注意地望着小燕子身后的人。

到了跟前，小燕子还没有张嘴，杨志群却象什么都明白了一般，忙招呼那两人坐下。

那两人道着谢坐下后，年纪大的一见杨志群和小燕子站着，又忙起身说：“怎么，你们站着？那怎么行！”

杨志群一手按住他的肩头，硬把他按回座位上：“坐嘛，坐嘛！下一站会有人下车，站一下子不要紧。”说着又注意地看了一眼年轻人那咬牙忍痛的样子，“他怎么了？”

“他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昨晚落大雨，队上仓库有漏，他冒雨去堵漏，打了滑，从屋上跌下来，伤了骨，去新州医。”

小燕子细看了一下年轻队长的伤肘，伸手摸了摸，吃惊地说：“肘关节脱臼，完全移位，怎么不就近医？你看他疼的！”

年轻队长苦笑了笑说：“我们那里没有诊骨头的。”

小燕子叹了口气，不言语了。

“哎呀！跑那么远医，真痛得够受呀！”邻座一个妇女惊叹着。

“这呀，在我们乡下是常事。磕青碰肿，伤皮不伤筋骨，乡下医院能给涂点红汞水，擦点碘酒。伤风感冒，头痛脑热，还能开点药，打打针应付。稍微重点的病，就得跑上几十里，送县医院。”一个农民装束的人接嘴说。

左邻四座的人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就是嘛！花钱还不说，人也吃亏。去年我得了蛔虫钻胆的病。乡下医院没法医，要送县。偏是夜里发作，又碰上落大雨，山路难走，只好忍痛熬了一夜搭半昼。”

“我们乡下医院人只几个，病床没几张。碰到发病季节，忙得团团转，弄得不好开了方子缺样药，还要到城里去买。”

“那还不如到城里去医。”

“城里医也麻烦哪！要人送，要人陪，吃呀，住呀，都不方便，要多花大把的钱！”

“作田的最好莫病，病了真罗唆！”

“不晓得搞什么鬼！乡下医师忙不转，城里医师打堆堆。”

“说起来比解放前还是好。小病小痛乡下还能对付，免得拖成大病。”

“我说上边还是该多派点医师、多拨点药下乡。莫把眼睛只望城里。”

“会的，毛主席最关心我们贫下中农。农村的医院总会越办越好。”

“是倒是。唉，到那时候，这位同志也不要受这么多罪，跑这么远去医手了。”

隔座一位老太太扶着椅背站着，同情地瞧着负伤的年轻队长，摇着头：“啧啧，亏他抗得住，唉，真受罪……”

人们的议论，句句都撞击着杨志群的心。他蓦地想起现在他家乡工作的老战友闻斌前不久给他的信中写过的几句话：“我痛切地感到目前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远远不

能满足贫下中农的需要。设备缺乏，药品不足，医生太少。最令人忧虑的是搞卫生领导工作的，不少人面对这种状况竟无动于衷……我热切盼望你获准转业后能来此工作。看来，改变农村医疗事业的现状，将是一场新的战斗……”

小燕子听着周围人们的议论，看着年轻队长疼得一头汗，也急得慌。她懂得，这样的伤，有经验的骨科医生能够很快地用手法复位，为病人解除痛苦。可惜自己理论虽懂得一些，却不会动手，弄不好只能增加病人的疼痛。她听说这位年轻队长是因公负伤，看到他忍受伤痛的难受劲，真恨自己无能，不能为阶级兄弟减轻一点苦痛。

“让我给你看看好吗？”这是杨志群粗放的男中音。

小燕子吃惊地望着杨志群，只见他眼里闪着热情、诚挚的光辉，紧紧盯住年轻队长。

年轻队长迎着杨志群的目光看了一会，信任地点了点头。

杨志群弯着腰，两手熟练、轻捷地把那只受伤的手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摸了好久，随后直起身来，目光闪闪地瞧着小燕子说：“骨头没有损伤，可以马上复位。你协助我！”

不知为什么，小燕子没有产生丝毫疑虑。她很满意这位新相识的转业军人果断的命令语气，一挺胸膛，爽快地回答：“好！”

杨志群小心地托住年轻队长的手，吩咐小燕子解去缠绕在手臂上的布条，拿开下面托着的木板。然后，他一手托住伤肘，一手捉住伤臂的手腕，轻轻地拉着，一边说：“痛吗？嗯，好，忍着点，不会很疼的。”

突然，年轻队长浑身一震。原来杨志群蓦地以极快的动作猛然一拉一揉，旋即双手捂住伤肘按按摸摸，口里说：“好了，好了，接上了。怎么样，不那么疼了吧？”

年轻队长眼眉慢慢舒展，开心地笑道：“嗯，嗯，好多了。”

小燕子快活极了，在杨志群的指导下，迅速替年轻队长包扎固定，不一会就弄妥帖了。

接着，杨志群又掏出钢笔和笔记本，俯身在茶几上写字。写完撕下，递给年纪大的一位：“这上面的几种草药，回去找认识的寻来洗净，捣烂给他敷上，肿一消就好了。”

年纪大的接过纸条说：“难为你了。”

年轻队长高兴地说：“这么说，新州也不用去啦！”

杨志群笑说：“不去也行。”

年轻队长满心欢喜道：“等一下就下车。下一站到我们村也不过十来里。队里事还多着哩。”

年纪大的说：“是呀，正春耕呢！”

杨志群说：“要注意消肿以前莫动它，以后干活要由轻到重。”

年纪大的问：“同志，你贵姓？是哪个医院的？”

杨志群笑了笑：“刚从部队转业，回老家去……”他朝四周看了看，停了嘴，匆匆离开了。

小燕子真不懂杨志群为什么就这么匆匆走开。她不由也朝四周望望。啊！她明白了：左邻四座许多人都站着，交头接耳议论着，无数钦佩、赞扬的目光投向杨志群的背影。等杨志群走出了车箱，人们纷纷向她打听那位转业军人的姓

名、来历，并由衷地称赞不已，弄得她十分为难，只好推说也不认识，可心里也和大家一样，十分钦羨这位同志的热心快肠和纯娴技艺。

年纪大的又要让她坐，她谢绝了，也朝杨志群去的方向走去。

在两节车箱之间，她看见杨志群站在车门左边，微微锁着眉头，凝视着窗外。

小燕子的手无意间碰到了自己胀鼓鼓的口袋，忙伸手掏出个大苹果朝杨志群递过去：“来，吃苹果！”她没察觉自己的话带点命令语气。

杨志群望望小燕子手里的苹果，冲小燕子笑笑，接过去，掏出手绢擦擦，没吃，却装进口袋里。

“怎么，不吃？”

“这会还不想吃。”

小燕子发现杨志群脸色很严肃，也就不言语了。反正没位子坐，她就靠在车门右边，用手指轻轻揉弄着垂在胸前的辫梢，怀着好奇和敬慕的心情看着杨志群。“他在想什么？”小燕子见杨志群沉思地望着窗外，不由想道。

“吃咔——空隆隆，吃咔——空隆隆……”车轮有节奏地响着。

“他到底在想什么呀？”渴望进一步了解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行的心情越来越强烈。

“吃咔——空隆隆……”

“你在想什么？”小燕子终于忍不住了，把长辫子朝后背一甩问。

杨志群转过脸来，默默看了小燕子一会。他觉得这问题问得很天真。他想：“是的，应该把我此时的想法告诉她，告诉这位一心向往到农村去的医疗战线上的新战士。”

小燕子有点惶惑了，意识到自己的提问有点唐突。

“我在想那位队长，想人们刚才的谈论。”

“想他？想人们的谈论？”

小燕子那副迷惑不解的样子真好笑。可是杨志群没有笑，他认真严肃地说：“是的，那位队长因公负伤，在当地却得不到治疗，要忍着剧烈的疼痛到百十里外的新州去就医……”

“可惜他们那里没有骨科医生。”小燕子感叹着。

“不，象这一类的伤并不需要专门的骨科医生。”

小燕子感到耳根有点发烧，想到自己方才的束手无策，十分惭愧。她感慨地说：“是的，农村需要技术比较全面的医生……”

“业务能力是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的。”杨志群打断她的话，“重要的是方向。为什么乡下医院不能处理这种并非疑难的伤病？在这样紧张的春耕大忙时节，这位队长却不得不离开战斗岗位。这说明了什么呢？”

小燕子不作声。这问题她想象不到，更回答不出。她紧张地思索着，一时还把握不住杨志群的思路。她急切地等待他说下去。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有些人却忘记